《万箭穿心》
      劳累的半生，奔波的半生，到头来是儿子的背叛与不解，这是一个何其悲哀与不幸的角色。王竞在这部影片中则用冷静客观的镜头，朴实的台词，塑造了一个要强隐忍的女性角色。他巧妙运用了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，通过刻画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女人，直击现实的痛楚，与观众引起强烈的共鸣。
       她是个要强的女人，而不是坚强。在一个男子占据家庭主要地位的社会里，李宝莉打破了这一常规。从搬家伊始，直至马学武跳桥自杀，这个类似疯癫的女人才开始冷静，开始学会生活。一口浓重的武汉方言给影片增添了一丝亲切与真实感，这个自称“老子”的女人在街口与人争论，而马学武却躲在窗口向下张望，当与她的视线碰撞时，他选择了缩头与逃避。这种细节的刻画在影片中比比皆是，也正是这种男女家庭地位的不平等，才累积成了最后的巨大矛盾，一个要强的女人形象也正是通过一系列的矛盾与冲突，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。
       影片塑造了一个女人，却也折射出当代中国的女性。从李宝莉身上，不难看出她所具有的绝大多数女人的共性——爱面子。现代社会，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材，自己的辛苦才没有白费，脸上才有光。因此，就算生活如何落魄，她也不接受别人的施舍，宁愿选择挑扁担，也要供孩子上学，用孩子万丈光芒的成绩支撑起自己以及这个家的颜面。当她知道老公有外遇时，并不是选择冷静处理，摇晃的跟踪镜头透露出她内心无比的紧张与绝望。在无望中选择了报警，她维护了自己的面子，却真正把马学武推向了无尽的深渊。影片前半段其实都是背景介绍，一个女人真正的成长与反省，从一根扁担开始。原本在小商品市场卖袜子的李宝莉，热情照顾着扁担何嫂的生意，殊不知，在之后的生活里，她也成了一根扁担，挑起了家庭的重担，这是一种多大的讽刺。
       叔本华说，悲剧快感是认识到生命意志的虚幻性而产生的听天由命感。在天台上与儿子对话的李宝莉终于明白，自己终究敌不过现实，无论之前的自己如何“不信命”，当人生的悲剧真正到达自己身边时，她只能选择缴械投降。家庭的破碎，每个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她的要强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处。行走在江边，她失声痛哭，是回忆，是苦痛，还是悔恨？也许这些都有，不过更多的，是对生活的失望，她的隐忍与自尊没有给自己带来想象中的如释重负与轻松，而是成为了家庭的局外人，这又是多大的讽刺。走在江边的她也许想到过自杀，但她选择沉默地坐在江边，欣赏着无关自己的烟火，此时悲伤的气息在热闹的夜晚无限蔓延。这个注定悲伤的角色在绚烂的烟火下回忆半辈子的人生，岁月蹉跎了她的面容，究竟谁能给她一个对错的人生判定，她自己也不知道，终究还是向命运妥协。
       《万箭穿心》的英文名是FENGSHUI，正如李宝莉的好友所说，房子被七八条马路从中心穿过，注定不会有好的结果。这看似迷信的解释似乎得到了验证，但若是真把李宝莉的人物命运归结于风水，真是略显世俗了。有人说“性格决定命运”，这句话用在李宝莉的身上再好不过，一个与命运顽强抵抗的女人用自己的隐忍做着最后的挣扎，一切的一切，归结于她那强势的性格。但若把视点仅仅纠缠于此，又不免浅显。人无恒过，人无恒对，对错之间本可以巧妙转换，李宝莉却用一辈子为自己的行为埋单，她本可真正融入生活，却始终站在了自己的孤岛。影片中有一个特殊的视角：上帝视角，让观众透过冷静的镜头，看着偌大的城市中，一个如蚁爬行的女人如何经历她的半生。
       一个偌大的城市中，一辆车踽踽独行，停在马路中央，开不动了，一个女人口中喊着婊子养的，用力一推车，车动了，生活，也继续往前行了。半世的蹉跎，为过去犯下的错赎罪，清醒明白过后，烟火燃尽，天亮了，生活还要继续。只是之后的生活无关对错，有了生活的动力，便是解脱。